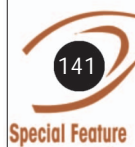


安東尼·塔畢耶斯

(Antoni Tàpies, 1923-)

■ 王哲雄 Che-Hisung WANG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、研究所教授



Special Feature

專欄集粹
Special Feature



西班牙在現代藝術有幾顆閃亮之星，繼畢卡索、米羅、達利之後，應該就是安東尼·塔畢耶斯(Antoni Tàpies)；而後者更是代表新一代藝術思潮，朝著「無形象藝術」與「抽象藝術」的過程中，慎重思考繪畫「材質表現語言」之重要性的真正領航者。將「無形象藝術」帶到有如地質學上地層構造的抽象繪畫，在藝術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例子，特別是以人為的方式，使用「材質」刻畫自然的磨損、龜裂與剝落或斑駁效果，真的是比自然形成還要「自然」，讓藝術史不得不留給他一席崇高的位子。

安東尼·塔畢耶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生於西班牙的巴塞隆納。父親約瑟·塔畢耶斯(Josep Tàpies i Mestres)是位律師，母親瑪莉亞·普伊格(Maria Puig i Guerra)是來自一個卡達蘭地區的書商和國族主義色彩濃厚的政治家庭。安東尼·塔畢耶斯從小就在開放、包容、良好教養的環境中長大。

從一九二六到一九三二年間，安東尼·塔畢耶斯先後就讀於巴塞隆納的羅瑞托教會學校(Colegio de las monjas de Loreto)、德國

學校(Escuela Alemana)和皮亞斯學校(Escuela Pi as)，接受小學基礎教育。

一九三四年開始念中學的時候，安東尼·塔畢耶斯首次透過一本藝術期刊《D'Ací i d'allà》接觸到當代藝術：這期特輯是由約瑟·路易斯·塞爾特(Josep Lluís Sert)和約安·普拉滋(Joan Prats)籌劃，內文執筆是澤爾沃斯(Zervos)、法克斯(Foix)以及葛斯奇(Gasch)等人，並且刊出畢卡索、布拉克、葛瑞斯、雷捷、蒙特里安、布朗庫西、康定斯基、杜象、亞賀普以及米羅的作品。這份期刊給安東尼·塔畢耶斯的啓示和影響絕不可等閒視之。

西班牙的內戰(1937)和第二次世界大戰(1939)，並沒有影響塔畢耶斯的進修和工作，他繼續在巴塞隆納的普拉奇寇中學(Liceo Práctico)唸書，同時也在卡達蘭的國會(Generalitat de Catalogne)工作了幾個月，因為他的父親是該會的法律顧問，而此刻他也無師自通地畫起素描和繪畫。不過他倒是因為健康問題休學過好多回：先在湄囊德·伊·蓓蕾依奧學院(Instituto Menéndez y Pelayo)就讀，然後又再度進入皮亞斯學校。一九四二年安東尼·塔畢耶斯感染肺炎，病情嚴重到只好住進多雷納的普伊格療養院(Puig d'Olena sanatorium)長期治療，後又輾轉住到普伊格瑟達(Puigcerdà)和拉格瑞卡(La Garriga)靜養。他勤奮畫素描，並臨摹梵谷及畢卡索的作品，對哲學史有濃厚的興趣，閱讀馬安(Thomas Mann)、尼采(Nietzsche)、史賓格勒(Spengler)、伊布桑(Ibsen)、史坦達勒(Stendhal)、普魯斯特(Proust)、紀德(Gide)，喜愛浪漫主義的音樂，特別是華格納(Wagner)和布拉姆斯(Brahms)，以及所有有關德國浪漫主義和後浪漫主義的思想。

一九四四年，安東尼·塔畢耶斯在巴塞隆納大學攻讀法律，然而他卻在快畢業的時候放棄，而到瓦勒斯學院學習兩個月的素描：在偶然的機會中認識詩人兼藝術批評家約瑟·裘諾瓦(Josep M. Junoy)。一九四五年大戰接近尾聲，安東尼·塔畢耶斯投注較多的時間在油畫的研究上；同時也進行材料方面的首次研發試驗，他以西班牙白色塗料(blanc d'Espagne)混合油畫顏料而獲得一種很濃密的色料；思想方面的訓練與教育，他經常是透過跨領域的閱讀與吸收來達成，例如他喜歡沙特(Jean-Paul Sartre)的存在主義思想，也喜愛研究東方哲學(Gloria Moure, *Tàpies Objets du Temps*, Cercle d'Art, Paris, 1994, p. 201.)。他在巴塞隆納的笛普塔席翁路(Rue Diputació)擁有一間工作室，製作帶有原始主義和表現主義風貌的作品，這些作品通常是廣泛應用拼貼及擦刮的方法，結合重視材質運用效果的抽象繪畫。一九四八年，安東尼·塔畢耶斯參加巴塞隆納的「十月沙龍」(Salón de Octubre)，並且在畫家摩德斯特·邱薩爾特(Modest Cuixart)、約安·龐斯(Joan Ponç)、裘安·約瑟·塔拉茲(Juan José Tharrats)以及詩人約安·布羅沙(Joan Brossa)、裘安·愛得華朵·戚爾勒特(Juan Eduardo Cirlot)，尚有藝術史學家暨藝術批評家亞諾·普伊格(Arnau Puig)等人的共同合作下創辦一本藝術期刊：《骰子的第七面》(*Dau Al Set*)。基本上，這是一本西班牙鼓吹超現實主義思潮的期刊，從一九四八到一九五三年總共發行五十來期，除了個別介紹組織成員的作品目錄之外，另以專輯的方式報導克利(Paul Klee)、高第(Antonio Gaudí)、米羅(Joan Miró)、畢卡比亞(Francis Picabia)、孫柏格(Arnold Schönberg)等人的作品。塔畢

耶斯對超現實主義、精神分析以及現代科學的探索都很有興趣。

塔畢耶斯第一次的個人展覽是在一九五〇年假巴塞隆納的萊藤斯(Galeries Laietanes)畫廊舉行，裘安·愛得華朵·威爾勒特為展出目錄寫文章；《骰子的第七面》期刊特別為這次個展，刊登布羅沙一篇文章：「關於塔畢耶斯的權威」(*Oracle sobre Antoni Tàpies*)；塔拉茲也寫了一篇專論：「塔畢耶斯或凡爾賽的現代骰子」(*Tàpies o el Dau modern de Versailles*)，極力推介這位西班牙當代藝術的新秀。這一年，塔畢耶斯獲得法國政府的獎學金，到巴黎居留一段時間，進入聖克魯(Saint-Cloud)的歐珍尼林蔭大道(Avenue Eugénie)八號一家畫室工作；此時，他對馬克斯主義產生興趣，留意社會寫實主義的筆戰文學。他的作品膺選為「卡內基學院獎」(le Prix du Carnegie Institute)的角逐者，作品在匹茲堡(Pittsburgh)展出。一九五一年他去拜訪畢卡索，因而認識了一九三四年當他還在中學，第一本啓發他現代藝術觀念的期刊主筆澤爾沃斯，同時也認識了沙巴帖(Sabarté)。塔畢耶斯受到馬克斯主義思想和對西班牙政治敏感的影響，於是畫了許多以社會為主題的作品。一九五二年，他參加第二十六屆的「威尼斯雙年展」並且再度應邀參與匹茲堡卡內基學院競賽的角逐。

一九五三年，塔畢耶斯前往紐約馬塔·傑克森畫廊(Martha Jackson Gallery)舉辦個展，他利用在美國停留的時候，對美國的抽象表現主義做深入的探討，發現與他的創作有許多類似和共同點。他再度對八年前所研究的「材質」問題，燃起更上一層樓的強烈欲求，使用泥土、拼貼、切割的多元方法創作。是年，獲得巴西聖保羅雙年展的獎牌，

並在馬德里和芝加哥兩地舉行個人展覽。塔畢耶斯此時年方三十一，已經是享譽歐美的藝術家，創作前途充滿無限光彩與遠景，次年便與特瑞莎·巴蕊琶·伊·法布瑞茄絲(Teresa Barba i Fàbregas)結婚成家。

一九五五年塔畢耶斯再度到巴黎小住，認識詩人兼藝術批評家愛得華·賈凱(Edouard Jaguer)，也結識米歇爾·塔皮業(Michel Tapié)，而後者的審美理論系統，讓一向喜好鑽研理論的塔畢耶斯傾心；所以，當次年塔畢耶斯首次在巴黎的個人展覽揭幕時，米歇爾·塔皮業為他出版一本重要的著作：《安東尼·塔畢耶斯及其作品全集》(*Antoni Tàpies et l'oeuvre complète*)。在英格蘭西北部的曼徹斯特(Manchester)城市，塔畢耶斯與多位知名度頗高的藝術家，諸如：布里(Burri)、亞培爾(Appel)、哈同(Hartung)、克萊因(Kline)、帕洛克(Pollock)、羅斯科(Rothko)等人，一起在懷特沃爾斯畫廊(Whitworth Art Gallery)展出。

塔畢耶斯於一九五七年在米蘭市獲頒「黎森獎」(Lissone Prize)的首獎；並與米歇爾·塔皮業合作在巴塞隆納的賈斯帕廳(Sala Gaspar)舉辦「另類藝術」(Arte Otro)的展覽，讓西班牙人認識帕洛克、克萊因、杜比菲、佛特里耶、封塔那(Fontana)的作品；此外，他也認識賀朗·龐霍滋(Roland Penrose)及里米耶(Lee Miller)。他的精力充沛，一年當中在紐約、巴黎和杜塞多夫三地舉辦三次個人展覽；超人的悟性與不停的創作和實驗(《人性報》[*Journal l'Humanité*]文化版的記者，皮耶賀·巴賀邦塞伊[Pierre Barbancey]形容塔畢耶斯工作：「簡直就像是打鬥一樣」，卯足全力拼命以赴。Cf. *Les corps à corps d'Antoni Tàpies* in 《*Journal l'Humanité*》，le 24 aoû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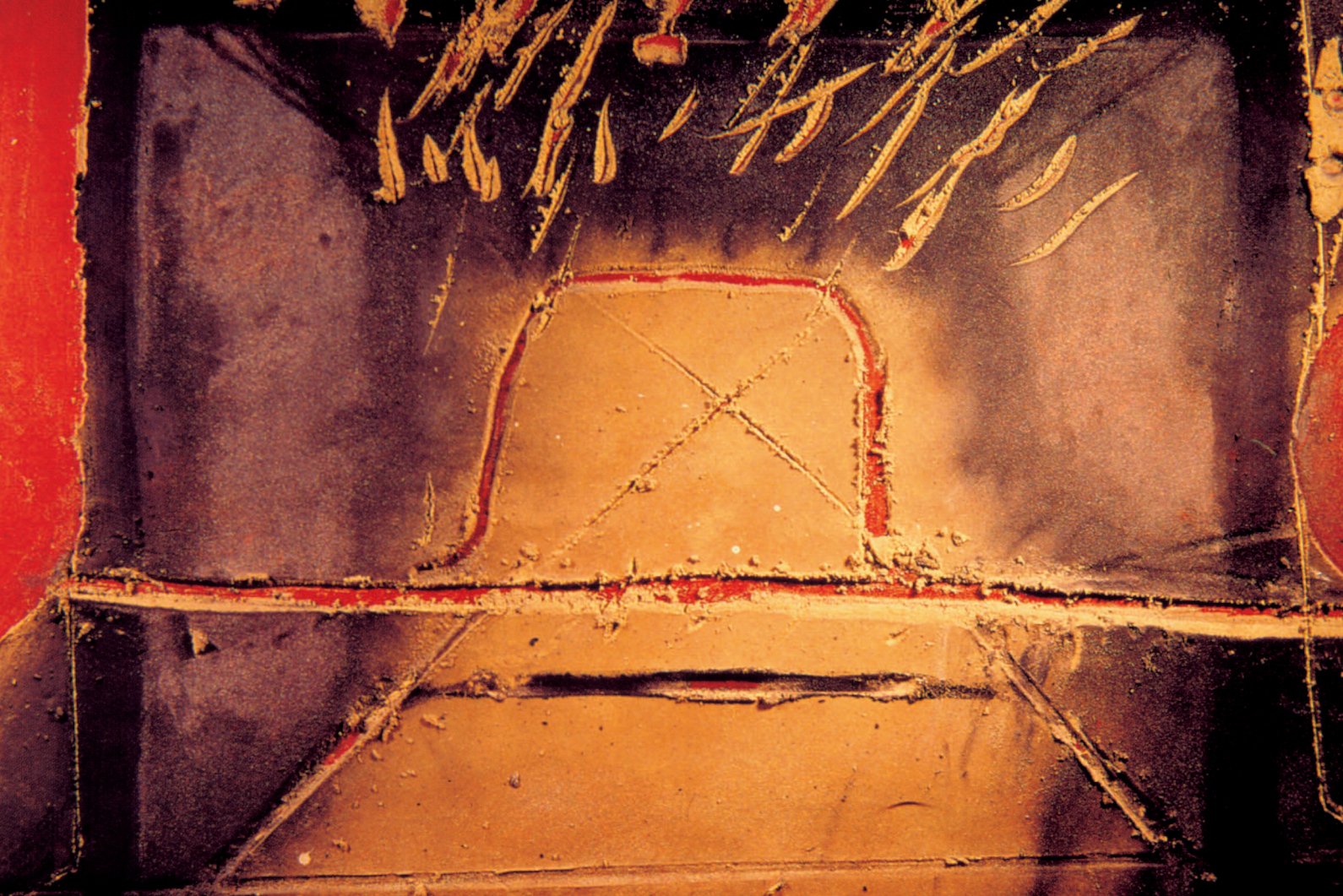
2002, [http:// www.humanite.fr](http://www.humanite.fr)), 所以他的聲望扶搖直上, 一九五八年獲得第二十九屆威尼斯雙年展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(UNESCO)獎和大衛·布萊特基金會(David Bright Foundation)獎的雙料殊榮, 再加上匹茲堡卡內基學院競賽的首獎, 可以說實至名歸絕無僥倖。他的社交圈也隨之擴展, 這年又認識了詩人暨藝術批評家傑克·杜攀(Jacques Dupin), 成爲長久的莫逆之交; 在威尼斯也認識路伊吉·諾諾(Luigi Nono)、弩瑞亞·孫柏格(Nuria Schönberg)、維多瓦(Vedova)、伍伊·葛洛曼(Will Grohmann)、亞爾貝托·布里(Alberto Burri)、日裔秀左·塔豈枯戚(Shuzo Takiguchi)、右希亞其·拓諾(Yoshiaki Tono)及其他多位藝術家。

利用再次前往紐約馬塔·傑克森畫廊舉行個展的機會, 塔畢耶斯在一九五九年, 有更充分的時間和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的畫家碰頭相聚。他會見了克萊因、德庫寧、馬瑟威爾、賀弗曼、史坦柏格(Saul Steinberg)和布爾特曼(Fritz Bultmann)。米歇爾·塔皮業適時爲他出版一本專書: 《安東尼·塔畢耶斯》(Antoni Tàpies), 因爲他又在華盛頓特區、慕尼黑及巴黎三地舉行個展, 更有好幾個重要的團體展覽在邀請他參展, 譬如說德國卡賽爾(Kassel)「第二屆文件展」(11e Documenta)、「四畫家聯展」(4 Maler, Kunsthalle, Berne)、「巴黎十五畫家聯展」(15 Maler in Paris, Kölnischer Kunstverein, Cologne)。

裘安·愛得華朵·戚爾勒特於一九六〇年繼米歇爾·塔皮業之後, 又出版一本專書: 《塔畢耶斯》(Tàpies), 而卡米洛·喬塞·闕拉(Camilo José Cela)也創刊一本雜

誌, 名爲: 《Papeles de son Armadans》; 就在該雜誌的特輯, 刊出由亞爾岡(Giulio Carlo Argan)、亞波洛尼歐(Umbro Apollonio)、杜攀、黑斯塔尼(Pierre Restany)、里德(Herbert Read)等名藝術批評家或名藝術史學家爲塔畢耶斯撰寫的文章, 足以證明現在的塔畢耶斯已經是米羅之後, 另一位受世界藝壇矚目的西班牙大師。因此, 假紐約現代美術館舉行的「西班牙的繪畫與雕塑」大展(Spanish Painting and Sculpture), 當然是少不了塔畢耶斯的大作; 同樣重要的展覽, 在紐約古根漢美術館開展的: 「畢卡索之前, 米羅之後」(Before Picasso, after Miró), 更是不能沒有他。

塔畢耶斯曾經接受裘安·愛得華朵·戚爾勒特的訪問, 問到說他最初受到哪些人的影響時, 他直率地回答: 「是的, 我受米羅、克利, 以及整個超現實主義的影響」。當問及他特別偏好的時期或畫家的作品時, 他回答說: 「我所偏好的是大洋洲和非洲的藝術、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文明的藝術、東方的書法、民俗藝術、羅馬濕壁畫、西班牙與義大利的原始藝術、十七世紀西班牙的神秘主義、哥雅黑褐色繪畫、莫內、梵谷、畢卡索、米羅」。問到除畫畫之外是否從事過其他形式的藝術時, 他毫不猶疑地回答: 「是的, 書寫刻印與拼貼的藝術。我需要這些技術來作爲某些理念適當與一致的表達方式」。最後, 裘安·愛得華朵·戚爾勒特問他: 「你的藝術可以區分爲哪幾個時期? 你能描述一下各時期的特徵嗎?」塔畢耶斯的簡潔有力的答覆令人折服, 他說: 「第一: 原始主義與抽象的混融; 第二: 神奇的寫實主義和超現實主義; 接著是抒情式抽象; 之



《帶紅色基底上的雕刻物質》(Incised Matter on Reddish Ground) 1967
畫布上油彩和沙土 89x147.5cm
多倫多，瓦勒特爾·摩斯藝廊(Walter A. Moss Gallery, Toronto)

後：抽象和各種不同材質的使用。」(J. Eduard Cirlot, *Tàpies*, in Bernard Dorival, *Les peintres célèbres III-peintres contemporains*, Lucien Mazenod, Paris, 1964, p. 300.)

以上的問題答覆，就是關於《帶紅色基底上的雕刻物質》(Incised Matter on Reddish Ground, 1967)這幅作品最佳的註腳。一九五一年當他到巴黎這段時間，他看過杜比菲和佛特里耶的畫作，他們以細沙碎石混合塗料敷塗於畫布上做為基底，然後在其上擦刮作畫形同浮雕，此種作畫方式對本來就敏銳於材質實驗的塔畢耶斯來說，無非是一劑建立自我信心的強心劑。塔畢耶斯的繪畫像一面滿載歷史歲月痕跡的牆壁，磨損、擦刮、斑駁、剝落、龜裂的效果作得那麼真實那麼自

然，自然真實得與經歷過無數歲月天然演畫的結果幾乎是無從分辨，難怪名藝術批評家艾洛威(Lawrence Alloway)，在一九六二年塔畢耶斯於紐約古根漢美術館展覽的目錄前言裏，讚嘆地說：「好像經歷過時間耗損的畫面狀態，它所需要漫長的過程，遠比藝術家活著的時間還要長……」(Lawrence Alloway, préface du catalogue de l'exposition *Antoni Tàpies*, au Solomon R. Guggenheim Museum, New York, 1962.)。無疑的，塔畢耶斯有一對天生的妙手，所以他能以肖像畫家的精確，表現老化牆壁的超級寫實面，也就是說古老牆壁的肖像；而另一角度來說，它又是利用不同的材質擦刮、鏤刻出肌理的抒情式抽象繪畫。